



印影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八四八冊

北京出版社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本册目次

鬻子墨尹慎慎鶴公鬼呂淮淮人金劉顏
華文冠孫龍谷春烈鴻南物樓家氏氏
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鬻子

雜家類一 雜學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鬻子一卷舊本題周鬻熊撰崇文

總目作十四篇高似孫子畧作十二篇陳振

孫書錄解題稱陸佃所校十五篇此本題唐

逢行珪注凡十四篇蓋即崇文總目所著錄

也考漢書藝文志道家鬻子二十二篇又小

欽定四庫全書

鬻子

說家鬻子說十九篇是當時本有二書列子

引鬻子凡三條皆黃老清靜之說與今本不

類疑即道家二十二篇之文今本所載與賈

誼新書所引六條文格畧同疑即小說家之

鬻子說也杜預左傳注稱鬻熊為祝融十二

世孫孔穎達疏謂不知出何書史記載鬻熊

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

狂生熊繹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受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鬻子

詳校官中書臣李采

員外郎臣牛穎文覆勘

總校官臣焦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臣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張昱

於楚漢書載魏相奏記霍光稱文王見鬻子年九十餘雖所說小異然大約文武時人今其書乃有昔者魯周公語又有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于殷語而賈誼新書亦引其成王問答凡五條時代殊不相及劉勰文心雕龍云鬻熊知道文王諮詢遺文餘事錄為鬻子則哀輯成編不出熊手流傳附益或構虛詞故漢志別入小說家歟獨是偽四八目一

書見北齊陽休之序錄凡古來帝王佐輔有數可紀者靡不具載而此書所列禹七大夫臯陶杜子業既子施子點季子甯然子堪輕子玉湯七大夫慶輔伊尹涅里且東門蠻南門蠻西門疵北門側皆具有姓名獨不見收似乎六朝之末尚無此本或唐以來好事之流依仿賈誼所引撰為贗本亦未可知觀其標題甲乙故為佚脫錯亂之狀而誼書所引

年七月恭校上

則無一條之偶合豈非有心相避而巧匿其文使讀者互相檢驗生其信心歟且其篇名冗贅古無此體又每篇寥寥數言詞旨膚淺決非三代舊文姑以流傳既久存備一家耳華州鄭縣尉其里居則未詳云乾隆四十三

鬻子原序

鬻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師也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名曰鬻子子者男子之美稱賢不逮聖不以為經用題紀標子同據劉氏九流即道流也遭秦暴亂書記畧盡鬻子雖不預焚燒編帙由此殘缺依漢書藝文志惟有六篇今此本乃有十四篇未詳孰是篇或錯亂文多遺闕至敷演大道銓撰明史欽定四庫全書

鬻子
原序

以休務之隙披閱子史而書籍實繁不能精備至於此子頗復留心尋其力迹之端探其闡教之旨豈如寓言迂恢馳衡飛辯者矣亦乃字重千金辭高萬禩聊為注解畧起指歸馳心於萬古之上寄懷於千載之下庶垂道見志懸諸日月将来君子幸無忽焉

閩域中之教化論刑德之是非雖拳軸不全而其門可見然鄧林之枝荆山之玉君子餘文可得觀矣鬻子博懷道德善謀政事故使周文屈節大聖諮詢情存帝王之道辭多斥救之要理致通遠旨趣恢弘實先達之奧言為諸子之首唱織組仁義經緯家邦垂勸誠之風陳弘濟之術王者覽之可以理國吏者遵之可以從政足使賢者勵志不肖者滌心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言而不朽可為龜鏡鬻子論道無邪之謂歟幸

欽定四庫全書

鬻子
原序

二

進鬻子表

臣行珪言臣聞結繩以往書疏蕪然文字之初教義斯起記言之史設褒貶之迹聿興書事之官置勸戒之門由啟於是國版稠疊謨訓昭彰唱讚之道以弘闡揚之理茲暢德業彌縕英華日新雕琢性情振其微烈逮乎周文傳聖鬻子稱賢意合道同實申師傳鬻子以文王降已大啟心期明宣布政之方廣立輔成之策足使萬機留想一代咸休稽古有宗發明耳目尋其著述之旨

欽定四庫全書

鬻子
進表

探其斥救之辭莫不原道心以裁章研神理而啟沃彌綸奧訓經緯區中不徒讚說微言務於遺翰而已鬻熊為諸子之首文王則聖德之宗熊既文王之師書乃政教之體雖篇軸殘缺提舉猶備紀綱譬彼盤盂發揚有愈臣家傳儒素積習忠良覩明主奉師之蹤覽賢者盡義之道循環徵究妙極機神敢率至愚為之注解研覃析理以叙私情剪截浮辭用申狂瞽伏惟陛下則天垂訓越極宣風稽太上之至和興帝王之炯誠股肱諒直

獻替無疑大舉賢良寧濟區宇四海革面八表宅心務本修文垂拱無事臣以草萊卑賤識度庸淺荷堯沐舜擊壤謳歌周施政教之端屬聽太平之詠志存綏輯以述矢言簡牘難周辭意斯拙謹以繕寫奉獻闕庭庶日月昭明布餘暉於漏隙時雨咸泊灑餘潤於纖枯望報塵露之資豈議沉舟之楫天威咫尺神魄震驚謹上表以聞伏聽慈旨謹言永徽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華州鄭縣尉臣逢行珪上

欽定四庫全書

鬻子
進表

二

欽定四庫全書

鬻子

唐 逢行珪 注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五

撰具也吏者為政之具也又撰博也言王者布政施令其在博求於良吏也賢者舉之不賢者不預言五帝三王政道可以百代傳行者乙次於甲以此明政之次也

政曰

欽定四庫全書

鬻子

政者法教也此明帝王之政事以為法教可稱也

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

言君子修於內理於外端其形正其影體真德之安守冲妙之機言出以成教方謀事必為法則苟於政而不預豈安為之哉所以止也

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

君子不與人謀則已矣若與人謀務存大道而言之

不以違道飾非不以苟命求王由用也

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

君子終日言之而不離體要謀於政事而咸由於道故同於道者道亦得之非道之言君子不用也

而不能必見受

衆目視於偽不留視於真衆心耀於名不能察於實夫庸主必惑於衆豈能受於道教哉故君子之道不必見納也

能必忠

欽定四庫全書

鬻子

盡心論道而必竭忠盡道言不邪謗也

而不能必入

盡忠論道聖君必納庸主所難故有道之君上下親愛忠讜進用智術無隱以石投水何齟齬哉而不明之主君臣疏忌小人侍側端正棄遺謗佞是親忠信不用掩目而視豈不惑歟必忠言之不入也

能必信

言君子不苟合不妄言正色端辭澄清真實必存之

於信也

而不能必見信

信言不美而合於道庸主惑於衆邪豈信用君子之言乎言不以見信也

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

言君子但為善將以攻惡善不自是惡不非人施之於行不顯之於言說

故非非者行是

欽定四庫全書

鬻子

三

言是非於人是所同也非於人者人亦非之君子將非於人終不以非非人自行是道以論彼之非

惡惡者行善

善惡在身是所共也君子務善以攻惡不以惡惡於人所以彰惡於行善道也

而道諭人

謀事必忠出言必信行善以攻惡顯是而明非不苟求所以知而道德自明也

大道文王問第八

夫道者覆天地廓四方斥八極高而無際深不

可測綿六合橫四維不可以言象盡不可以指示說應無間之迹終政教之端包萬物之形彰

三光之外為而不有行而不見有道之王動而

同之妙用無窮故謂之大文王因用無窮故謂

之大師聞道可為永則因以名篇也

政曰昔者文王問於鬻子

欽定四庫全書

鬻子

四

昔者言往日也雖臨馭億兆而不獨專從師問道以求政術之門

敢問人有大忘乎

尊師道故曰敢問文王思存大道以終政事心迹在於經遠所以先問於大忘也

對曰有

鬻子前答文王言有大忘也

文王曰敢問大忘奈何

鬻子前不即以指答者故引成文王之間文王欲熊

終大忘之理故曰其事奈何矣

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

過則勿憚改終日不為惡惡去於身也豈但墨面髡

髮是為形食哉故其蚩尤見誅四凶就戮夏癸絕祀

商辛覆宗賊身害軀破家失國其行如此是為大忘也

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忘

終成所答之事

欽定四庫全書

鬻子

五

貴道五帝三王周政乙第五

夫為政以德必貴於道為化國之福焉當文王之時而通稱三王者據近以及遠明道以同也周者合也備也言五帝三王貴道其政能合若

一也而無所不備也

昔之帝王

昔者在昔貴道德之帝王稱昔者以遠喻近為之勸

也

所以為明者以其吏也

言帝王而有聖明之稱者皆委賢吏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明聖不獨運也

昔之君子其所以為功者以其民也

民惟邦本得衆斯昌建極乘時必資兆庶人効其力以成其功也

力生於神

生者有國必先靈祐皇天上帝社稷山川神迹玄符

欽定四庫全書

鬻子

六

無不來會成湯降神受夏大命武王夢神遂大戡殷

夫冥運兩儀鼓動萬物豈有使之然哉莫不大化於自然玄應而義用造之非我理自相符合故曰力生於神者也

而功最於吏

王者發政施令而不自為必屬賢能以任使之故天下和平人知所保此賢吏善最之功也

福歸於君

俊德在官盡心竭力人敦其道俗順其教上下相親而德交歸焉國士平康而為君之福者也

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

五帝謂黃帝顓頊高辛唐虞也

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日月運明明不私照必須幽顯始終不息故昭昭然所不舍也夫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道大不倫可以耑遠也

欽定四庫全書

鵠子

故其道若首然萬世為福萬世為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

首者始也言五帝之道常為萬代之始後之不能加

也夫黃帝始垂衣裳造書契置史官為舟楫以濟不通

服牛乘馬立棟宇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為杵臼以

利萬姓作弧矢以威天下造律管興封禪顓頊平九

黎之亂人神不離萬物有序高辛氏作鞬鞬鐘鼓莞

席帝堯茅茨不剪土階三尺夏日葛衣冬日鹿裘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帝舜少而至孝堯聞聰明而用之舜乃舉禹為司空以平水土棄

為后稷以播百穀禹為司徒以教百姓臯陶為士師以理獄訟垂為共工以典衆作伯益作朕虞以育草木伯

夷為秩宗以典三禮夔為樂正以和神人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夏禹櫛風沐雨冠履不顧敷九土乘四載鑿龍門闢伊闢道百川建萬國微禹之功人皆魚矣帝王之功莫此為盛故百代不易為福為教

欽定四庫全書

鵠子

君王欲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

言君王但因循五帝之道而常行用無所為替則可以長保宗廟社稷以為人始也

守道五帝三王周政甲第四

執大象而天下往明道不往則道不可暫離所

也

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

言聖王在上化被蒼生德周萬物雖百里而有一賢

士以聖道廣宣賢迹不見其賢雖多則若無有也

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

王道衰微暴虐政人皆思德雖千里有一賢士

其若比肩言賢人不可得也

換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三

帝王所以安國家行政教其在良吏乎言必博

廣以取也

政曰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

賢者德行之名不肖者頑嚚之謂夫賢與不肖見於

行此二者同出於性而異名皆杖於最靈各有定分

矣天下之廣黎庶之衆賢與不肖自皆具焉

故賢人得賢不肖人休焉

言賢者不自求進而材為時須王者必任賢人所以

得也不肖者非自求退而行無所取不登政事是以

休廢也

杖能側焉

有過人之智必矜其能恃能矜智必違道輕躁所至

危僻故曰杖能側焉

忠信飾焉

懷盡忠之節必修於道脩身貴真履行務實由於正路禮義仁信以文飾其身也故曰忠信飾焉

民者積愚也

冥然無知愚之謂也

雖愚明主換吏焉必使民興焉

言明主推心於人以取良吏而不獨任也

士民與之明上舉之

得於衆心善於政事上所以舉用之也

士民苦之明上去之

如苦人者賢愚之間政既不與所以斥去之也

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

人主總羣謀以觀衆知明以探風聲察於下言以求

得失取賢人以宣政化推己取賢唯聖者能之

民者吏之程也

程法式也知之在下是故取吏之法式察之於衆庶

人者若之也

察吏於民然後隨

人與之主舉之人若之主去之此隨之也

政曰民者至卑也

極卑下也

欽定四庫全書
鶡子
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

聖主不違人以獨用也

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

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

自此已上皆言人之情好之德行各有所愛樂之多

少殊別也

故萬人之吏換卿相矣

人愛之多則必堪為政事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主之

所拔不可失賢也

卿相者諸侯之丞也

卿相者人主之杖故為諸侯之丞也

故封侯之土秩出焉

賢者得之列土封疆得自家臣故曰秩出焉

卿相者侯之本也

政之興亡在於卿相得賢者和輯失賢者妬散故為

侯之職在卿相也

欽定四庫全書
鶡子
曲阜魯周公政甲第十四

曲阜之地方七百里少昊之墟是魯周公所封之邑以周公裨益政禮故稱之以為篇耳

政曰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

稱周公之言以明政者也

知善不行者謂之狂

善者體道懷德也人主行善於上百姓變善於下堯之日比屋可封知善道之為善而不行用者是狂悖

之人也

知惡不改者謂之惑

惡者賊以喪軀人主為惡於上則百姓為惡而不悛

者是昏惑之人也

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

知善而不行知惡而不改必至狂惑者此聖王之明

戒也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二

欽定四庫全書

鬻子

十三

夫開國崇基必先於道道既符合無往不真影
響相同自然合應甲者先於乙也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

肖者類也言不類不似也自知賢不肖是為明也不
似之人豈自稱哉言不知也

而不肖見於行

丹朱傲虐無捨晝夜顙顙肆惡曾無休息此則見於

外不以隱微者也

雖自謂賢人猶謂之不肖也

不肖者豈自謂不肖哉以賢者視之不肖之迹見矣

雖以彼賢以自賢人豈以為賢乎

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

昧道不德之人豈自稱其愚蒙哉而愚迹見於辭說

也

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

愚者豈自以為愚哉以智視之愚迹見矣雖以彼智

欽定四庫全書

鬻子

十四

以自智人豈以為智乎

數始五帝治天下第七

言帝者年數之始以記其佐帝及升位之年數

也天下者豈可忘理哉亦由積德累業以有之
也言五帝之道相緣為政故同稱之也

昔者帝顓頊

黃帝正妃曰嫫祖生昌意昌意生顓頊為高陽氏在

位七十八年

年十五而佐黃帝

軒轅氏少昊次子父曰帝鴻氏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野感而孕二十四月生以土德王故

曰黃帝在位百年顓頊自幼年以翼佐黃帝也

二十而治天下

升為天子也

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

因修黃帝之道而行其政令不改革也

欽定四庫全書

鬻子

主

昔者帝嚳

黃帝正妃生玄囂玄囂之子生帝嚳德日新故曰高

辛在位七十上賓

年十五而佐帝顓頊三十而治天下

佐顓頊以理天下三十而升為帝也

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明之

言德稍下不能盡行黃帝之道但明之而已矣
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

政教所為效顓頊而行其言不能常習之也

禹政第六

伯禹夏后氏言禹功錫玄圭德諧元始仁賢立

政以致太平可為法則故以名篇矣

禹之治天下也

黃帝玄孫祖顓頊姓姒名文命字高密在位九年受

欽定四庫全書

鬻子

主

禪成功曰禹受舜禪以臨天下

得臯陶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黯得季子寘得然子堪得輕子玉

此以上七大夫之姓名也

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而天下治

言帝王獨治天下雖則聖德皆俟賢佐以輔之故得

天下入安也

湯政天下至紂第七

言成湯放無道之桀以統萬機而理天下得賢大夫贊佐而致太平至紂昏惑以失國故終始

書之以名篇

湯之治天下也

湯姓子名履字天乙除虐去殘曰湯征葛伯放桀順

取天下以理也

得慶輔伊尹湟里且東門鰥南門氓西門疵北門側

伊尹有莘氏媵臣以為相東門等並姓名也

欽定四庫全書

鬻子

文

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

七大夫皆有賢行斥救弼諧故得天下咸乂也

二十七世

自湯至紂父子兄弟相承二十七代也

積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

夏曰歲此除即位之年也

上禹政第六

以五聲聽政克勤于邦可以為上也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

九重幽深下言難達所欲百姓反斥救之事故懸置

五聲招之以聽政也

門懸鐘鼓鐸磬

懸之於箕簾也

而置鞶

置於地也

以得四海之士

欽定四庫全書

鬻子

六

四海之士有進其言者必造五聲以揮擊傳聞也

為銘於箕簾

懸樂器之具刻銘於其上也

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

鼓以動物故動合於道也

教寡人以義者擊鐘

鐘金聲也以合於義故教義者擊鐘也

教寡人以事者振鐸

鐸金鈴木舌也所以事務有可行為所欲言者以振鐸也

語寡人以憂者擊磬

憂者聲悲磬聲消燥而近於悲故憂而擊磬也

教寡人以獄訟者揮鞞此之謂五聲

獄訟之事務於疾速故揮鞞以陳之此以上並銘於箕箒之大也

是以禹嘗據一饋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飽食

欽定四庫全書

鶴子

十九

急於政事無暇安於一食所以示接士之急也

曰吾猶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

常行之處非所宜留也

是以四海之士皆至

事必得道必合上下應會無不至也

是以禹當朝廷間也可以羅爵

不暇飽食聽政不疲朝廷閑靜然後無事也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五

夫君子將入其職旭旭然如日初出光昭昭然人

保其福既去暗暗然人失其教此得政與符合之謂也

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

有國則有卿相賢德者卿相之具人與之王用之不

賢者豈能用之哉

有國無國智者治之

夫有國者豈自寧豈自亂也所以安者智謀之力也

欽定四庫全書

鶴子

三

智者非一日之志

積功累業行道不倦以成其志

治者非一日之謀

謀者心思也樹德以為尚寬重道修政作教以至誠

平之咨謀非一日之所能致也

治志治謀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

夫君上有道化行於下遠近慕義四境無虞百姓淳

和盜賊屏息故人知所安也